第三章

正当周归璨一脸惨白地拍着门，家里的门却吱呀一声开了个门缝。他立刻拉开家门，正准备抬脚进去，却看到母亲睡眼惺忪地站在门口。母亲似乎被自己的儿子吓了一跳，她一边拍着胸口，一边嘟嚷着，阿璨，你怎么现在回来？学校怎么样？

周归璨没有心思谈论什么学校的事，他双手抓住母亲的双肘，疲惫又焦急地问道，“我爸爸呢？我爸爸呢？我找他有事！”周母轻轻叹了口气，抽出手臂，边往卧室走去边说，“你也不是不知道你爸爸工作，这段时间说是有个案件，正在加班”，说着，抬头看了眼挂钟，小声嘀咕了一句，“这老周，怎么这个点还没下班”。

周归璨心头一凛，跟着母亲的视线看了眼挂钟，正在这时候，挂钟的时针和分钟重合在数字12的位置。他低下头，又拿出手机，打了父亲办公室的电话，仍然是没有人接。母亲已经走进卧室睡去，他只好深呼了一口气，用力地吐了出去，然后无力地倒在沙发上。

青年刚闭上眼睛，顺手在旁边摸了一把，然后又惊坐起。因为他发现家里的猫此时不同往日一般卧在沙发一侧睡觉。周归璨刚平复了一点的心一下子又被提了起来，他站起来，翻箱倒柜开始寻找猫的踪迹。

即使将最不可能的地方都翻遍了，周归璨仍然没有找到猫的影子，他鼻子开始发酸，软绵绵地躺在沙发上，用手捂住脸，心里如窗外远处的大海一样翻腾。今夜是这个青年难以入眠的一夜。

“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林觉民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伸手把闹钟关了。此时东方的天空边缘已经出现了轻微白色，而林觉民一宿未眠。

昨天晚上，他与林安瑭分别以后，直接奔往月半湾街道的派出所。电话是所长打来的，他并没有接，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到了所里，胖所长一边奇怪地看着他，一边把手里的一个档案袋递给他。“真不知道你小子走了什么运，二十出头的年纪都能被调到市局，还是指名道姓地要你，真不知道上头怎么想的。”

林觉民嘿嘿傻笑着，一边接过档案袋，说，这段时间有劳刘警官了。我小子是要去干一票大的啦。刘胜民撇了撇嘴，忍不住怒斥，“看你的样子，哪里像个警察，还干一票大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要去抢劫呢”

林觉民不再多言，拿了档案袋，正准备跨出所门，但又想起来什么似的，又转过身来，“刘警官，所里要是没事，我就下班了，明天还得去市局报道呢！”看着林觉民带着轻微嚣张的嘴脸，刘胜民一脸鄙夷地挥了挥手。

年轻的警察一脸轻松地跨出派出所大门，刚展露的笑容就凝固了——外面下起了暴雨。他拿出手机，打给出租车公司，叫了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林觉民一上车，也许是看他是警察，这司机师傅就滔滔不绝地抱怨起来，从恶劣的天气，到家庭中的琐事。

林觉民倒是乐得倾听，自顾自靠在后座。派出所距离自己住处不远，行车不过需要十几分钟。不多刻，汽车行驶到了一座桥上。这座桥是一架四车道拱桥，建于1997年，当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更是将桥的栏杆都雕刻成紫荆花的形态。桥不长，大约五百米左右，于是出租车很快走到了对岸。正在这时，望着窗外大雨的林觉民看到另一侧马路上一辆黑色帕萨特正以高速向大桥奔去。

“嘿，看看，赶着投胎，这么大雨的开这么快，不得好死！”前座的司机破口大骂起来，林觉民不置可否地笑笑，又懒洋洋地靠在靠背上。一会儿功夫，到了家门口，雨竟然也停了。林觉民回到家里，却没有了睡意，他知道接下来将是一场恶战，只是他希望他心里在意的人不要被拖进来。

太阳高挂在天空中，偶尔有一片云飘过，被暴雨清洗过的城市一切都看起来如同新的一样。新海科技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许多亮晶晶的水坑，清风一吹，吹起水坑阵阵波纹，带给校园中活动的青年们一股清新的味道。有些大的水坑倒映着蔚蓝的天空，坑底黑色白色的沉积物着色在水中澄澈的天空，竟使水坑看起来像布满星辰的夜空。

上午十点一刻，一节早课的课间时间，张其怀正坐在三楼教室的窗户台上，一半身子在窗外，一条腿盘在窗台上，另一条腿随意地耷拉着，嘴里正叼着一根狗尾草。“张其怀，上学期期末考试，你综合成绩又是优。真厉害啊！”

张其怀从窗外回过头，看见是班上的生活委员杨之韵，后者约有一米六五，穿着一条草绿色的裙子，正抱着一摞新书，一脸崇拜地看着前者。张其怀眯着眼睛笑了笑，略带张狂地说，哎，哪里，都是同行衬托的好。然后笑眯眯的青年上下打量了一下生活委员，邪邪地一笑，“杨——之韵，今天你好像尤其漂亮嘛！”

张其怀特意拉长杨之韵的姓，并且可以发出类似“痒”而不是“杨”的音。这是只有他叫生活委员杨之韵的语气。杨之韵听了张其怀不知褒贬的夸奖，脸上飞起几片红晕，嘴上却依依不饶，“我哪一天不漂亮？“ ”3月24号“张其怀仿佛知道她会说什么，在女生话语刚落，他就脱口而出这个俏皮话。

张其怀并不喜欢眼前的这个女生，但他知道这女生喜欢他，处处照顾他，对他好。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俩人还在打打闹闹，上课铃声已经响了起来。班上四处走动的学生也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瞬间整个教室乃至教学楼都安静了下来。

张其怀坐在座位上，正在思索一会下课了去哪里吃饭的时候，老师点起了名字。

“周归璨！“

“周归璨！“

老师叫了两声，似乎这个班上并没有叫周归璨的，全班已经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张其怀从思索中回过神，开始在班里搜寻好朋友周归璨的影子。扫视两圈以后，并没有看到。这个时候老师也发现了端倪，把视线从点名册移到了讲台下面。张其怀跟老师的眼神对上了，他举起了手，“周归璨，老师，我就是周归璨“

教工程物理的老师是个年迈的老头，他微微低下头，把视线从老花镜与脸的间隙透出来，盯着张其怀看了眼，在花名册上划了一下，接着往下点。周归璨这货去哪里了？物理老头的课都敢逃。张其怀奇怪地摇了摇头，拿起手机，给周归璨发了一条短信。许久，并没有回应，他把手机装进了裤兜，看向了杨之韵所在的方向，正巧生活委员也在看着他。

同一时刻，在这栋教学楼旁边的经济管理系的教学楼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胡闹！今天是你们大学的第一节课，就有人不来上课！要是不愿意上学，就趁早滚蛋出去，现在有手有脚也饿不死“

胡小雯看着台上大发脾气的辅导员，无可奈何的撇撇嘴，这位引得导员大发脾气的大神就是她们宿舍的人。

昨天是新海科技大学的开学日，家在新海北部小县城的胡小雯前天晚上就到了市里，她又激动又紧张。带着认识新朋友的心情，她来到了宿舍，发现宿舍已经有两个人了，一个身材高挑，约有一米七，体态婀娜，长相更是美艳。胡小雯打量了一下这女孩的衣着，发现不是自己认识的牌子，似乎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另一个女孩倒是平凡得多，衣着也很朴实，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样子。

经过一下午的相处，胡小雯了解了两个室友的基本情况：漂亮的那位叫做陈冰若，名字虽然冷得很，但实际是个热心肠的女孩，家就在新海市，父亲是新海财政局风眠分局的局长，母亲是全职太太。安安静静的那个女孩叫做莫小沫，普通家庭，母亲是下岗职工，靠开水果店维持生计和女儿的学费，父亲则在五年前出车祸去世，生前是一个包工头。

但一直到了晚上，宿舍的第四位室友却仍然没有出现。看花名册上的名字，这位未到的同学叫做林安瑭。晚上物理系在大礼堂举办开学典礼，陈冰若对她们说，物理系二年级有个叫张其怀的，是个很帅气的男生，想不想一块去看看？

“嘿，林安瑭同学到底是怎么了？你们有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正在胡小雯沉浸在回忆中时，坐在自己旁边的陈冰若轻轻推了推她和莫小沫，轻声问道。胡小雯和莫小沫都摇了摇头。

讲台上的老师还在破口大骂，而造成这位年过四十的老师如此生气的罪魁祸首林安瑭，此刻正站在自己好友阿乐——吴家乐家的阳台上默默地抽烟。这个吴家乐是一个小混混，但是是属于有正义感的小混混，所以才和林安瑭成了好朋友。

“我说阿堂，你不去学校啊，今天可是上课的日子啊！“吴家乐蹲在不足十平米的客厅的角落，手里捏着半支香烟。”你跟兄弟们可不一样，你是要成大器的人。“

吴家乐说着，眯着眼睛看着烟台上的林安瑭。少女此时没有穿外套，上身只穿着一个宽大的短袖，隐隐可以看出窈窕的身姿。吴家乐心里一阵悸动，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心里暗暗骂自己：阿乐啊，她是你好哥们，你想什么呢？

吴家乐和林安瑭在十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俩人因为都想收养一只流浪猫而大打出手，作为男人的吴家乐竟然没有打赢林安瑭，他很委屈，也很憋屈，但毕竟是小孩子，那个打赢了他的小姑娘答应他可以每周和小猫玩。小孩子的快乐和友情就是这么简单，将近十年过去了，那只猫也老死了，当年两个小孩子也已经长大了。

但吴家乐并不了解林安瑭的家世，他以前经常去的所谓的林安瑭的家，后来才明白，那只是林安瑭的外公外婆家，他把林安瑭的外公外婆当作自己的爷爷奶奶，跟林安瑭在外以表兄妹称呼，他从小失孤，在孤儿院长到八九岁，跑了出来，开始混社会。十多岁时发现自己爷爷奶奶还在世，吴家乐终于过上了脚着地的日子。但没多久，爷爷奶奶双双因病去世，只给他留下这五十平米的蜗居，虽然简陋，但仍然比十岁之前露宿街头好。

爷爷奶奶去世以后，他就把林安瑭的外公外婆视作自己的亲爷爷奶奶。但在三年前，年龄大的二位老人也双双离世。之后，吴家乐才发现，自己一起长大的玩伴，自己的“表妹“，竟然是本地有名大商人的千金。刚开始，他避着林安瑭，最终，在林安瑭因为此事与他打了一架之后，他才明白，眼前的俏丽女孩，就是他的表妹，他的好哥们，去他妈的什么富家千金！林安瑭这样说，吴家乐也这样说！

吴家乐停止回忆，探着身子，按下了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

“。。。。。。这种事件，交给我们警方。。。。“一看是新闻，吴家乐正准备换台，而阳台上的少女似乎却被声音吸引过来。她扔了烟头，盯着电视机走了过来。吴家乐放下了手中的遥控器，看着电视，里面是一个二十二三岁左右的年轻警官正面无表情的接受采访。